

■教育时评

文·孙建清

希望子女海外留学的一个真实原因

近日,胡润研究院的《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这一比例全球最高。在同级别的富豪中,日本只有不到1%的人会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法国不足5%,德国也不超过10%。

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择校时,为什么比其他地区的家长更希望子女能够在海外接受教育?一个主流的说法是:他们不惜充足的财力供子女就读国际学校,是希望把子女推上国际平台,上一所国际学校,获得国际视野。这样说当然也有道理。实事求是地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确实很高,中国人青睐海外名校无可厚非。

不过,中国人对海外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原因

很复杂,不单单是一个想受到好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之所以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与国外教育的差异。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去国外读书,只要家长肯投资,博士以前的学历基本上可以搞定。这也就是中国有钱人为什么让子女海外留学的最主要原因。

要知道,在中国上学每一步都很难。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一直有一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很复杂的录取程序,真可以说一天到晚考不完的试,分成了学生的命根。当下,一个中国学生要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必须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取得较高的分数方能被学校录取。如果想成为

北大清华学子,竞争就更加激烈。如果中国的富豪们愿意为子女付出巨大的教育资金,那么赢得一个进入哈佛、剑桥、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人都懂得趋利避害,都喜欢走捷径,花钱能办到的事,何必在中国高考的千军万马中走独木桥呢?很多中国人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说得冠冕堂皇一些是接受好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花钱直接上外国的学校,很显然,这比在中国一路考下要容易得多、痛快得多。有报道称,最近几年,亚洲富豪的另一项高额“教育支出”是向名校捐赠。包括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向悉尼科技大学捐款2500万澳元,潘石屹和张欣向耶

鲁捐赠1000万美元,高瓴资本的张磊向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等。虽然不能说捐赠本身旨在为后代就读名校铺路,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捐赠毕竟是一个加分项,甚至能确保子女轻而易举地进世界名校。

中国富豪喜欢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除了走捷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对海归人员的使用仍然是重视的。对很多用人单位来说,他们还是很乐意录用回国留学生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有钱的父母通常会选择子女留学,这应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以断言,假如中国没有高考制度,假如中国的教育资源没有那么紧张,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这一比例将大为降低。

■图片故事

“劳模”掏粪工走进大学讲堂



5月10日,“劳模”掏粪工吴保文通过图片向大学生讲述掏粪工人的辛劳。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环卫中心的“劳模”掏粪工吴保文来到合肥工业大学与学生交流。他为大学生们讲述了掏粪工人的付出和辛劳,也分享了他创建的“吴保文爱心畅通小组”志愿服务队的爱心故事,向大学生们传递志愿服务精神。吴保文在疏通城市下水道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曾荣获“全国优秀环卫工人”和“中国好人”称号。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5月10日,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西三旗校区,教师陈冠亚(左)指导学生修复汽车挡风玻璃损伤。

当日,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西三旗校区举行。

“职业教育活动周”于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首届主题是“支撑中国制造 成就出彩人生”。

新华社记者 沈铂韩摄

上海民办中小学报名人数减半



5月9日,在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一名家长向校园内张望了解招生面谈情况。

当日是上海市民办小学2015年招生面谈时间。据上海市教委统计,今年全市共有25133名适龄儿童在网上填报民办小学,有25351名小学毕业生填报民办初中,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5成。去年民办学校面谈与录取比平均为10比1,今年预计民办学校面谈与录取比平均为4比1。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开心造物才是正经事

——做一个安静的创客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当“创客”一词升级成了“硬件创业者”,玩过航模、电机还放过探空气球的资深创客飞鱼吐槽说,还不能做一个安静的创客了?

在国外创客网站instructables的首页上,不仅有“自行车手机风力充电器”这种极客范儿小玩意儿,还有人认真地教你怎么做蓝莓冰球,怎么给家里的椅子刷出自己喜欢的图案,或者怎么编织出一条项链……

“有大量用户在无私地分享、交流,更新和不断

升级自己的作品,乐此不疲,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品化、创业、成功,而仅仅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麻烦,并让更多人看到和一起讨论,希望能给读者以启发,或者只是得到一个‘赞’而已。”

飞鱼说,“难道他们不算创客吗?”

随着“创客”概念大火,一些和飞鱼一样的老创客们偶然发现,自己践行的“创客”理念,成了某种意义上非主流。

“创客”不是创业者

末末常常怀念她进圈时的那个“创客圈”。

其实离现在也并不久。2012年,还在北京邮电大学读大一的末末因为参与创客嘉年华,“误入”了创客圈。“我看到了人的创造力和正能量。”从那之后,末末的整个大学生活,几乎都与“创客”有关。现在,末末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Makerpapa(创客老爹),做她一直在做的创客活动,也想着怎么扭转“被玩坏的创客圈”。

“台湾对创客一词的翻译是‘自造者’。我觉得这更贴切。”末末说,创客这个概念没那么玄乎,说白了就是DIY爱好者,东西做得很“low”也没关系。在林林总总的自造物中,可能只有不到1%的东西能够进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那些“有趣而无用”的东西,本身就是创客玩心大起的产物。管它什么技术含量、发展前景,自己玩得开心就好。

创客陈武也还记得,六年前他初当创客,交出的作品是一款魔方机器人。“给它一个打乱了的魔方,它能帮你把魔方复原。”陈武自己又补充道,“其实没什么用,但挺好玩的。”

对创客来说,“好玩”就是一种“有用”。末末感慨,现在公众习惯于把“创客”和“创业”挂钩,仿佛给创客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一些刚进圈子的人可能会觉得,只有把想法产品化、商业化,那才是成功。”

飞鱼有同样的感觉。他相信创造本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只是大家被大公司宠坏了,被消费主义裹挟了;如今,生产工具廉价了,3D打印降低了制造门槛,开源和分享精神把制造过程去神秘化,这本该是属于创客的时代。

“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式。”动手、修理,或者“玩”工具,攒机子,那都是创客。而创业,并非创客的常态。



“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式。”动手、修理,或者“玩”工具,攒机子,那都是创客。而创业,并非创客的常态。

图片来源 Makerpapa

“非常酷”。把不同背景的人用同样的精神凝聚在一起,然后“摇一摇”。柴火空间的创始人潘昊在接受央视新闻

闻采访时表示,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当参与创客运动的人足够多,创新,便可能从千千万万个看起来“不着调”的实验中诞生。

赌的是一个未来

社区创客实验室能够覆盖的范围毕竟有限,飞鱼和陈武干脆创立了“创客网”,用互联网把创客们联合起来,在分享、协作的精神之下,给他们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试图做个“安静的创客”。

均已过而立之年,飞鱼和陈武选择把推进创客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采访当天,陈武说,刚查了账上的钱,十多万块钱已经花完了。不过对于赚大钱这件事,他们并不着急。

“我们在赌一个未来。可能未来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的,可能未来推动社会前进的不再是商业巨头,而是普通的民众。我们站在时代拐点上,等待大牛创客的成长。”说起自己所坚持的,飞鱼、陈武和宋典,都提到了“未来”。

未来还没有来,现在进行的事情,总得撑到未来到来的那一天。

末末和宋典着手把自己两年多来举办创客活动的经验整理成文,将这些“干货”放上网络,用开放的

精神告诉可能感兴趣的人,要如何做一个创客空间,如何办一场创客活动。“我们会找一份工作,把Makerpapa作为业余爱好。”末末说,自己心里依然有些乌托邦。他们不想因为要拿投资,而被投资人所左右,做一些与自己内心理念不相符的事情。在找到愿意不计较短期利益的投资者之前,末末和宋典的目标是让Makerpapa实现“收支平衡”,“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张剑南和汤智丰则打算曲线救国,成立一个科技公司,拿公司的盈利反哺他们的Dorahacks。“我们已经达成共识,Dorahacks要做纯公益。”既然找不到有情怀的投资者,干脆自己干。

做有意思的事情,挣糊口的钱,推广自己认同的理念。宋典和飞鱼说,这应该算是理想主义了。

5月7日,李克强总理考察中关村创业大街。当天,智丰和末末创了一个“宜家Hack”讨论群。他们打算以“宜家可以买到的一切”为主题,召集设计师、艺术家等一切有奇思妙想的人,来一场拼装、组装和改造的游戏。开心造东西,才是正经事。

制造非难事,跨界有意思

高手在民间。

飞鱼相信,创客不一定都在创客空间。他们大概在社会各个角落,默默憋着大招。

“世界再大,离我很远。”飞鱼想把“创客运动”推向社区、推向学校,抛弃那些功利化因素,回归创客的文化本源。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后,飞鱼创立了“社区创客实验室”,摆上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给社区居民一个炫酷的迷你创客空间。

“让孩子们知道,你身边就有个怪蜀黍在做这些事情。”创客没法教出来,但创客可以“熏陶”出来。飞鱼发现自己的熏陶好像初见成果,因为最近一个来过创客实验室的孩子来找飞鱼,说家里电风扇的旋钮坏了,能不能用3D打印机打一个。

他笑了:你看,他已经有自己东西解决问题的意识了。

末末和她的伙伴宋典,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想把“这么有意思”的创客活动,推广给更多人。这也是Makerpapa的理念:让制造小白们开始动手,共享知识,然后爱上制作。

为了让活动更“好玩”,末末和宋典在工作坊

开始之前,都会贴心地砍掉那些费心劳神的“不好玩”环节。比如,激光切割木板是不好玩的,那他们就先帮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切割好;从头脑里代码很枯燥,那他们就让参加者回家后自己琢磨原理。但是组装的过程有乐趣,让小机器动起来会有成就感,于是工作坊的重点,就是给创客门外汉们,奉上一段“自己动手做出一样小玩意”的美妙体验。

创造,不是程序员或者理工男的专利。“跨界”,本就是属于创客的关键词之一。末末和宋典愿意看到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凑在一起做东西。他们通过Makerpapa摇旗呐喊:制造非难事。

Hackthon,或者是编程马拉松,就是典型的跨界。张剑南和汤智丰就在通过他们的Dorahacks进行跨界玩家的召集。通常来说,参加Hackthon的人会有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时间,组成团队,碰撞创意,直至开发出一款新玩意儿。汤智丰说,他们想“持续地创造很美的产品”。

“在Hackthon中,如果一个团队里既有工程师又有设计师,他们的作品会是最值得期待的。”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末末看到过科技与艺术的碰撞,

■关注大学生创业

送餐无人机,天上真的会掉馅儿饼吗

学生电话订餐,确定宿舍楼位置,快餐店用无人机送达宿舍楼顶,只需点击电脑,无人机便可自主运输。5月6日,一条“大学生创业研制无人送餐机,5月中下旬试运行”的新浪微博先后被@人民日报@京华时报@长沙晚报@重庆晚报@成都商报等多家媒体发送。如此高大上的“天降大餐”,如



此高科技的“懒人神器”,引发了网民的一片热议。

事件的主人公是来自西南科技大学一支自主创业的学生团队——谢福林和他领导的绵阳天羽航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不易,送餐无人机正改进完善

“目前,设备还在改进当中,怎样设置航线,如何避免撞上建筑物、如何控制飞行的高度以及如何提高降落的精准度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谢福林谈道。

西南科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内,5楼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几个干劲十足的年轻小伙子,几台不停工作着的电脑,还有挂在墙上、摆放在地上的那些模型、仪器。对谢福林的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他一脸幽默地说:“这款送餐无人机大概能承载3到5公斤的重量,一次能运送6到8盒盒饭。如果是一个宿舍的,就可以采取团购。类似于网购的营销模式,考虑到运送成本,我们会收取一定的运费,但不会太昂贵,主要还是考虑用户的需求。如果买得多,就可以‘包邮’。”

送餐无人机的主要研发者,是西南科大大四学生胡浩。他说:“研制送餐无人机的时间并不长,仅用了一个多月。我今年的毕业设计就和航模有关,主题就是研发送餐无人机,实现自主运输。资金是目前限制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我们想要与大公司进行合作,很期待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送餐无人机和传统送餐方式相比,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呢?同为西南科大自主创业的大三学生田西,在校外经营一家快餐外卖店,在谈及二者的比较时,田西说:“送餐无人机是一个新兴事物,运用了先进技术,十分吸引人的眼球,速度很快,会有一定

的市场。传统的送餐方式速度上慢一些,但是人工送餐却可以与客户更好地接触沟通,并及时得到用户的反馈信息。”

探索求知,让飞行更加简单

“研发送餐无人机是基于之前的农用无人机”,胡浩讲述着他的创业故事。据了解,该团队在去年研发出第一代农用无人机后,今年又着力于研发第二代更先进的农用无人机,无人机采用高效无刷电机作为动力,环保且易保养,同时喷洒农药更加精准。此外,天羽航公司已销售了5架自主研发的测绘无人机。

“之前美国也有相关的研究,但受到限制,近日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放宽了对商用无人机飞行的监管,未来将允许无人机飞视域外。”胡浩走到送餐无人机前,打开投放箱,将盒饭放入其中,说道:“无人机上有自动驾驶仪和核心控制板,通过调节自动驾驶仪就可以实现外卖送餐。”

“送餐无人机采用的是数传控制技术,利用GPS定位,通过电脑操作,无人机将按

照设计好的航线,把外卖运送到指定位置。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胡浩说。

“研发送餐无人机意在探索求知,也是为了给大家服务,让大家的生活更加便捷。无人机不仅仅针对学校,还会对外开放。”胡浩说,“现在计划在今年五月份之内,可能是五月中下旬推出。在此之前,会有一个试飞阶段。”

“我们现在主要是本着‘让飞行更加简单’的理念着力品牌打造,也想要做一些DIY视频教程,让不懂飞行器的人都能了解它,让这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事情。”刘畅谈起自己的梦想,便滔滔不绝起来。

创业艰辛,拼搏造就别样年华

作为西南科大的毕业生,谢福林和团队2013年11月注册成立了绵阳天羽航科技有限公司——2名研究生、4名大四学生、1名大三学生和3名毕业生。他们主要致力于无人飞行器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也开展一些航模知识的培训,同时提供航空摄影、创

意广告、航模表演等业务。

谢福林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航模协会让我们走到一起。大学生创业十分艰辛,一群人凭着一股冲劲聚拢。从最开始为了筹集资金,啃着馒头当晚餐,到后来一步步收支平衡,这中间历经了很多磨难。熬夜已经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但即使是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也无人抱怨。”

刘畅谈道:“创业的路上面临许多取舍。选择创业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做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并且努力地去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从有意想到有意义的过程。”

“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队。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发展方向上曾有过小分歧,但大家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刘畅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团队的成员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作量,且会进行定期的考核。枯燥的工作之余,大家会在一起弹弹吉他,聊聊音乐和梦想。偶尔也因沉迷于工作,忘记吃饭睡觉,于是泡面成为“抢手货”。

创业的路途虽然遍布坎坷,但这个团队却从未言弃,谢福林一脸笑意:“在其位,司其职。强烈的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会催促我更加拼搏向上。”(郭盈)